

難經古義敘

史稱扁鵲飲上池水。洞視垣一方。觀夫起號尸。識趙夢。相桓侯也。蓋惟一長桑君之遇哉。若非有探蹟於鼎湖。安能中其肯綮。世醫崇奉素難。猶且疑岐扁之言。端端有所支離。以余觀之。抑在扁鵲。則支離其辭。而不支離其道。要之。不過干城軒岐。羽翼靈素。以補其闕。拾其遺焉爾。古之義也。予業軒岐之學。三十年於茲。講究難經。日盛一日。願其爲書。編殘簡碎。非復扁鵲之舊也。注家因循。濫吹不勘。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亦唯人心如面。誰毀誰譽。夫醫之爲書也。要須理會。苟能若是。則所謂淵腸浣膜。非特傳奇。二豎六淫。何嘗申誕。乃至空洞之峻。垣平可蹶。赤水之深。馮焉爲涉。隆隆然而生於數千載之後。而推於數千載之前。極知僭踰。無逃壹是。皆因無所理會。吁嗟。道無今古。視古猶今。則今猶古。苟求其故焉。則上池可飲。垣方可洞。豈唯一長桑君之遇哉。亦豈唯起號識趙相桓哉。孟軻氏有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果哉。未之難矣。略述端倪。題曰古義。寶曆庚辰春正月望。信陽滕萬卿識。

黃帝八十一難經序

黃帝八十一難經。是醫經之祕錄也。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

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蓋授黃公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遙望氣色。徹視腑臟。燒腸剝胃之術。往往行焉。浮沈人間。莫有知者。勃養於慈母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爲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以大唐龍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遇夫子於長安。撫勃曰。無欲也。勃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父伯兄弟。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及黃帝素問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璽之數。十五日而畢。將別謂勃曰。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妄傳也。無猖狂以自彰。當陰沈以自深也。勃受命伏習。五年于茲矣。有升堂觀奧之心焉。近復鑽仰太虛。導引元氣。覺滓穢都絕。精明相保。方欲坐守神仙。棄置流俗。噫蒼生可以救邪。斯文可以存邪。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非以徇名也。將以濟人也。謹錄師訓。編附聖經。庶將來君子有以得其用心也。太原王勃序。

右出于文苑英華卷第七
百三十五雜序類第一

附言八則

一斯書歷年之久。簡殘篇缺。曾經呂廣重編。文辭猶尙差池。且以數日蒙諸難字上。恐呂氏編次時所加。以爲後世不可更易之式。顧是古之所無也。今悉削去。

一難問難之難爲是。皇甫謐帝王紀曰。黃帝使扁鵲旁通問難八十一。蓋古之義也。滑壽彙攷中所載虞歌二氏之說得之。

一說者言曰。難經乃燼餘之文。余迺謂不然。夫古籍舊典。不免乎散逸蠹魚之患。固其所。豈唯難經。雖素靈亦復爾爾。矧華佗焚活人書云云。則不可指爲難經。而後人動輒嘖嘖。以燼燼目之。故予言以雪其冤云。一難經一書。大月氏論辯靈素之奧。故其問答與內經異義者。前修稍疑其異。故徒依違竿漚其說。不則仇視攻擊。或難肋斯書。將厭厭以廢焉。是無他。不知其所以幹軒轅之蠹。齒莽柄鑿。斷以臆度。不足論已。試舉一二。靈樞云。命門目也。難經以爲右腎。素問云。三部者頭及手足。九候九穴動脈。而難經以爲寸關尺浮中沈。其餘或衝脈並腎經。反爲胃經之類。每每若是不暇枚數。學者察諸。一余所撰注。備晰所以立問答之由。若夫訓字釋名。諸家既已具。故不復贅。

一前代注家卷首。多圖各篇諸脈。以備初學便覽。余謂徒畫餅耳。安得知其真味哉。矧脈之爲物。其猶水邪。觀水有術。故聖人深得諸心。而象諸物。建名立號。欲令後人思以得之。圖豈能明之哉。學者莫按圖索驥。一全篇每句以白黑字分解者。白以彌縫正文語路。黑以直釋其義。蓋正文本簡古。故不介以字詁。則其言難通暢。矧陰陽虛實字。最易混同。凡此書所謂陰陽。有指血氣言。有指經脈言。有指尺寸及表裏而言之。其虛實亦有邪正血氣之分。非添字詁。何緣能別其義。覽者莫以白字解爲等閑看。

一八十一篇。闕文錯簡。十居其半。滑氏本義中。僅出闕誤十九條。其間所是正。或有未妥帖。余所撰次。備攷前後問答接續。私攷其簡編。設雖未必得其本色。寧使學者連續易了爾。

難經古義卷之上

信陽 筑水 滕萬卿撰 蕭山 謝誦穆校訂

第一難去聲曰。十二經中皆有動脈。獨照上取寸口。手魚後却行一寸即經渠大關二穴之分。以決五

藏六府死生吉凶之診法。何謂也。然。然熱諸之然此書字例下皆倣此。寸口者。諸脈之大會

地手太陰肺之脈動也。素問云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臟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臟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又云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按此篇開卷第一義。寸口一名氣口。又名脈口。凡診脈之法。靈素所述。蓋非一道。或以氣口人迎言。或以三部天人地言。或寸脈尺膚相對言之。人有腎原之氣。胃陽之氣。此難所言。獨主胃氣。蓋水穀入口。則脈道以通。無病則冲和之氣自見。若有病則隨其邪之淺深。各爲脈變。凡人身者。一原氣焉耳。故其有病也。諸經皆爲此變動。况肺朝百脈。脈會大淵。則全爲胃氣之先容。此所以不取他脈。而獨取寸口。以決藏府之死生者。然明診脈之要。專在此耳。

人一呼脈行三寸。左右各一寸半下同。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

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刻水下百刻。榮衛行陽

晝二十五度。行陰夜亦二十五度。爲一大周也。故五十度復回會於

手太陰。大淵之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診法取於寸口也。

此承上節言。諸脈會於寸口。凡血氣之一周身者。以滿水計。則二刻以息數。則二百七十。以脈度。則一十六丈二尺。是特示晝夜五十營之理爾。若夫診脈之法。則素問所謂一呼再動。一吸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調

以大息是也。蓋舉壯歲無病者，以爲準焉。至若老幼，則無拘是法。當知老自老，幼自幼，固有血氣盛衰之分，而脈亦爲之增減。故料五動內外，以定平脈，是言外之意也。且察脈之變，藉醫之氣息爲法。故素問曰：常以不病調病人是也。此段雖未言及診脈之法，然其意亦暗寓中矣。

第二難曰：脈有尺寸，二何謂也？然，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前曰大會，此曰大要會，可見要一字有差別。從

關手腕後高骨處至尺，是尺。膚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骨際口內陽

之所治也。故分寸爲尺，分寸爲寸。故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

（二）內九分。動尺寸二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此應始以魚後一寸九分，之動應稱寸關尺三部。

按一難已舉一部寸口，以決藏府之死生者，以肺朝百脈，非若餘十一經之比。蓋取太極未分之象焉。此篇分寸尺立論者，脈中既有陰陽進退之理，故於一脈中分關前關後，以立尺寸陰陽之位。蓋見太極分爲兩儀之象也。故九爲寸，陽十爲尺，陰。立關以爲寸尺之界，合則一寸九分，即三指點按之位也。孫思邈以寸關尺三部爲岐伯之言，然內經無所見焉。其有尺寸之名者，尺是尺之膚肉，寸即寸口一部之脈。分寸口尺內爲三部者，蓋難經之所創也。圭齋歐陽氏云：切脈於手之寸口，其法自秦越人始，斷水龐安常亦謂越人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此說俱爲得之，滑註所引，即釋字家說，非古義也。一二難統論建三部之義。

第十三難曰：脈之經脈有三部，部有四經，手有太陰陽明，足有太陽少陰，爲上

下部。何謂也？然，手太陰肺陽明大金也，足少陰腎太陽膀胱水也，金生水，水

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陰肝少陽膽水也，生手太陽小少陰心

火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爲上部。手心主包心少陽焦三火。生足太陰脾陽明。
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

按此難見舊本第十八篇。以予觀之。正似錯簡在彼。何則。此難所言。蓋配列藏府部位於寸關尺者。明矣。一二難始分三部。而未配藏府脈位。至三四難。則既論平病死等脈。所謂陰陽相乘。及心肺俱浮。腎肝俱沈等語。當按何處以得之乎。故移是難於此。則知三部各立藏府分配也。其分配之說。諸家紛紛。似不合於經意。予竊考寸關尺三部之診。八十一篇中。唯有左得之。右得之。及右手脈等語。而未嘗聞有配列藏府於左右尺寸之說。如其左寸心右寸肺等說。西晉王叔和爲之嚆矢。唐宋元明諸家。咸從其旗號。愈穿愈鑿。愈繁愈雜。至若取素問尺內兩傍季脇云云一節。以爲三部左右分配之義。則大失古義。豈非一犬吠虛。萬犬傳聲邪。至明中葉趙繼宗李時珍輩。厭其繁蕪。略從簡約。雖然。趙氏唯得土主中宮之旨。李氏唯通部有四維之義耳。宋王叔叔獨謂以心肺俱浮。腎肝俱沈。脾在中州爲正。至於他分兩手部位。及藏府脈。並時分見於尺寸。皆以爲王氏脈經之非。可謂千古卓見矣。惜乎衆口鑠金。遂使脫錐之才。坐下客之列。余善其說之近乎古。故時舉寓推轂之意云。

第四十六難曰。脈有三部九候。有陰陽。舊本有輕重。舊本有六十首。舊本有張世賢本
之一脈變爲四時。舊本十難離聖久遠。各自是其（診）法。何以別之。有有字故

按此問辭出舊本第十六難。然無答辭。疑是缺文乎。今考前後篇。推以移之於此。

脈有三部九候。各何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沈也。上部寸
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關法人。主膈以下至臍之有疾。下部

尺法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也。審而刺之者也。

按此一節。出舊本第十八難中。脈有三部九候。如何主之十字。謝堅白以爲衍文。然是特更端之辭。下篇多見此例。則置亦無妨焉。素問分頭面手足爲天、地、三部。每部候三穴。合爲九候。而扁鵲便以寸關尺爲三部。每部浮中沉。合爲九候。義若相悖。然其致一也。蓋扁鵲之意。於內經諸篇。率皆去繁就簡。約示其義者。每部皆然。故在此篇。亦唯言兩寸法天。心肺主之。兩尺法地。腎肝主之。兩關法人。脾心包主之。審而刺之。言分三部九候而針刺之。

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

雖困無能爲害。所以然者。人之有尺。譬如樹之

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

第十四難之末。今以文理考。則當屬于上文。故僭移於此。

按此因上文言上下部脈自有本末之理。所謂上部有脈。下部無脈者。是主邪氣。故有未必有。無未必無。益是飲食隔塞中焦。不得磨旋。則上焦不消。下焦不通。故脈溢上而侵心肺之分。是以其人當吐。然則上部有脈。是謂有邪脈也。其無脈者。亦當一旦隔塞而不見焉。若既有吐。則上下俱通。而其無脈處。還復相見。若夫不吐。則下焦無氣。而腎肝殆絕。故曰死矣。上部無脈。下部有脈者。是主正氣。故無是真無。有是真有。蓋雖上焦受邪。心肝爲是漸虛。然下焦未衰。腎肝之氣。猶有茁然者。縱使枝葉枯槁。然根本既已有氣。則何死之有。故曰雖困無能爲害。此篇有無二字。特有二義。若爲一例觀之。則不啻局促不通。反失立論之旨。何者。下部已無脈。而上部獨有焉。則外關內格惟肖。上部脈絕。而下部獨見焉。則內關外格何別。滑註所載諸說。隨文

爲解。未曾免疑。學者審諸。

第五難曰。脈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寸吸入腎與肝。尺呼寸吸尺

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脈在中。關浮者陽也。表沈者陰也。裏故曰陰陽也。心肺

俱浮。何以別之。起一浮分爲兩象之間然浮而大散者。心也。陽中浮而短濇者。肺也。陽中腎

肝俱沈。何以別之。又一沈分爲兩象然牢而長者。肝也。陰中按之濡。舉指來實者。腎也。之陰

脾者中州。故其脈在中。不浮不沈陰陽界限故謂之中是陰陽之法也。

按此篇立論。心肺脈俱浮。見寸爲常。腎肝脈沈。見尺爲常。脾脈見於兩關。不偏不倚。故曰其脈在中。中者。關

位也。此不言寸尺。專以呼吸言者。蓋前篇既論三部各配五藏位置。故此獨以呼吸言。越人已謂腎間動氣。

呼吸之門。則呼自齊下。閉歷諸藏。而出於鼻。吸亦自鼻孔入達五藏。而極於齊下。所謂呼出心肺。吸入腎肝

者。亦互文耳。自此而下。專言脈象。此篇先舉浮沈二脈。以示表裏陰陽。

脈有一陰一陽。沈滑一陰二陽。沈滑一陰三陽。浮滑長有一陽一陰。沈滑一陽二陰。沈滑

一陽三陰。沈滑短如此之言。寸口三部有六脈俱動邪。然此言者。非有六脈

俱動也。謂浮沈長短滑濇也。上所謂六脈是也浮者陽也。滑者陽也。長者陽也。沈者

陰也。短者陰也。濇者陰也。所謂一陰一陽者。謂脈來沈體而滑兼也。一陰

二陽者。謂脈來沈體滑而長兼也。一陰三陽者。謂脈來浮滑而長。變時一沈

本也。以上三件脈狀陰脈爲體陽脈兼見所謂一陽一陰者。謂脈來浮體而濇兼也。一陽二陰者。謂

脈來長體而沈濇兼也。一陽三陰者。謂脈來沈濇而短。變時一浮本也。此三件陽脈爲

難經各以其（部）經所在名病順逆也。陽位見陽脈陰位見陰脈是順

按因上節浮沈二脈并滑濇長短四脈。凡此六者。爲脈之綱領而候之。古之義也。內經以緩急大小滑濇爲六脈。其義亦同。各隨其時宜爾。蓋有一陰一陽。至一陰三陽。則是謂陰虛陽盛。自微至著之象。即無水之證。所謂盛水之主。以制陽光。是也。自一陽一陰。至一陽三陰。則謂陽虛陰盛。自漸至極之狀。即無火之證。所謂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是也。至於時一沈浮。則陰陽衰竭之極。而無有挽回之候。故曰。名病之逆順也。

第六難曰。脈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何謂也。然。浮之實大。有餘下同故曰陰盛陽虛。沈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

按此篇與舊本五十八難第三節之文似同。而其義自別。彼所謂陽虛陰盛。陽盛陰虛。乃指傷寒表裏之證。此則承上篇浮沈以定陰陽虛實之診法。讀者勿以其偶同混讀焉。

第七難曰。何以別知藏府之病耶。然。數者府也。陽遲者藏也。陰數則爲熱。浮沈表裏虛實諸陽（脈）爲熱（證）諸陰（脈）爲寒（證）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按此難舉數遲二脈。以別藏府之病。前篇既揭浮沈二脈。分配四藏。此篇即標數遲以決藏府寒熱者。以浮沈虛實四字。蒙此二脈。引伸以求其義。則此難秘旨。自然明矣。所謂數者府。遲者藏。數則爲熱。遲則爲寒。四句。滑註無明解。諸家紛紛。猶未決者。蓋不深味之耳。何者。數未必得爲府病。遲未必得爲藏病。蓋有熱則府藏脈皆數。有寒則藏府脈皆遲。故下文云。數則爲熱。遲則爲寒。由之觀之。浮數則表熱。沈數則裏熱。虛數是

陰虛內熱。實數是陽實發熱。遲脈亦各有浮沈虛實四變。藏寒府寒。俱皆見焉。或問此篇數遲二脈。似在藏府有所印定。然則無藏病屬熱。府病屬寒之證歟。答曰。數遲二脈。分配藏府。固其所也。而病之變易。脈與之化。則藏亦見數。府亦見遲。何有定體。數遲易地。可以見此篇之妙。龐氏所謂引而不發者。是也。

第八難曰。脈有輕重。法手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浮○菽豆之別名。菽有大小。則未可知。用何豆爲準。蓋其實則

借以分段耳。讀者勿泥。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浮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如

九菽之重。之中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沈與筋平者。肝部也。

按之至骨。沈舉指來疾。前難作者。腎部也。故曰輕重也。

按菽法輕重凡五候。雖內經無明文。然應象論略有言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此亦診家伺邪淺深之一也。又痺論所述五痺之候。亦非此法。則無所分別。蓋每部分診之。則在寸三菽六菽。關乃

九菽。尺乃十二菽。與至骨大意。滑註所言浮中沈之義。而分於皮脈肉筋骨者。凡以病有此五分故耳。此難

所以立菽法輕重者然歟。

第九難曰。經

見素問平人氣象論其文半脫言少陽之。脈至。進作大。陽作小。陰作短。陰作長。陽下

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陽之至。洪大而長。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

細而微。厥陰之至。沈短而數。重此六者是平脈邪。將病脈邪。然皆王脈

也。其氣以何月各王幾日。然冬至之後得甲子。統六十日下同少陽王。復得甲子。陽

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太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厥

陰王。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此三陽三陰之旺時。日大

要也。

按平病死三脈外。別有王脈。蓋王之爲義。在天地。則自冬至一陽來復後。每得一甲子。六十日。陽氣始動。以序升浮。至於純陽建巳月而極矣。自夏至一陰始。亦每六十日。陰氣主事。以次降沈。至於純陰建亥月而極矣。在人經脈。冬至後六十日。少陽王氣至。以次逮平陽明太陽。自裏出表。氣之升而浮也。夏至後六十日。太陰王氣至。以次逮于少陰厥陰。自外之內。氣之降而沈也。蓋自冬至每六十日。以次推之。則一歲中王凡六變。似合六氣運行之道。然六氣者。以厥陰爲先。大寒節爲始。則其義亦異。因審考之。從少陽至於太陽。則一陽動於地下。而六陽偏於上之象。從太陰至於厥陰。則一陰見於上。而六陰極於下之象。故陽脈之王。乃始於少陽。而終於太陽。陰脈之王。則從太陰而至厥陰者。可以見已。滑註泥後得二字。爲甲子爲冬至以後甲子之日。殊不知此六甲之義。而統言六十日。古言爲然。

第十難曰。一府脈爲十變者。何謂也。然五邪虛實賊剛氣甚柔府邪相逢之意。

也。假令心脈急甚者。爲癰肝邪干心也。從後來心脈微急者。爲心痛引膽邪干小

腸也。心脈大甚者。爲喉心邪自干心也。自病心脈微大者。爲心搏引小腸邪自

干小腸也。心脈緩甚者。爲狂脾邪干心也。從前來心脈微緩者。爲伏梁在心下胃

邪干小腸也。心脈瀦痛甚者。爲肺邪干心也。從所勝來心脈微瀦者。爲血溢大

腸邪干小腸也。心脈沈豐福作滑甚者。爲腎邪干心也。從所不勝心脈微沈者。

爲心竅引膀胱邪干小腸也。五藏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輒變爲十也。

按寸關尺每一部有府達府。藏達藏之脈。變是謂剛柔相逢。所謂緩急大滑瀦五脈。各有微甚。分爲十變。則

左右三部。合爲六十變。分而言之。則一藏五邪。五五二十五病。故素問曰。五五二十五變。又曰。二十五陽。府病亦然。總而言之。則爲五十變。以余觀之。在病證則藏府合爲五十變。據靈樞則以緩急大小滑澹。分微甚言之。總合爲六十變。丁德用以此篇爲六十首。實得其理焉。第四十九篇論虛實賊微正五病。是卽其脈例也。靈樞第四篇曰。調其脈之緩急。小大滑澹。而病變定矣。又曰。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而調以甘藥也。今越人時省小脈。而取五脈者。蓋難經專示用鍼立功之妙已。

第十一難曰。經素問平人言。春（肝）脈弦。夏（心）脈鉤。秋（肺）脈毛。冬（腎）脈石。是王

舊十五難曰。經素問平人言。春（肝）脈弦。夏（心）脈鉤。秋（肺）脈毛。冬（腎）脈石。是王

脈耶。將病脈也。然弦鉤毛石者。四時之脈也。因胃氣有無以分平病死春脈弦者。肝東方

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比類下同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夏脈鉤者。

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脈之來疾去遲。故

曰鉤。秋脈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

若毫毛也。故其脈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冬脈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

所藏也。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沈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脈

也。以上明弦鉤毛石之名義如有變奈何。然春肝脈弦反。（常）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

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氣來厭厭聶聶。如循榆

葉。曰平。下同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少胃氣下同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曰

死。無胃氣下同春脈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春以胃氣爲

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數。如雞舉足。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夏脈微鉤。曰平。鉤多胃氣少。曰病。但鉤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秋肺脈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秋脈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秋以胃氣爲本。冬腎脈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脈來上天下兌。上下二字疑古文誤倒置濡滑而如雀之啄。當作啄曰平。啄啄連屬。其內微曲。曰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冬脈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

按厭厭聶聶。若循榆葉者。上文所謂濡弱而長之謂也。形容如是者。專主胃氣言之。診脈之法。固醫家之關鍵。苟非脈。則安能決病之虛實。經云。脈者血氣之先。故古聖之於脈也。諄諄反覆。比類象物。以傳後世。且脈本無定體。隨時變更。自非聖人。其孰能如是形容。下文所謂累累藹藹啄啄等字。不可忽諸。此段太過不及之病。詳見素問。宜互參看。

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見也。

按此結上文。謂胃者水穀之海者。以諸脈皆主穀病也。穀氣卽胃氣。故曰死生之要會也。脾之和乎。不可得見者。以寄旺四藏脈中故也。雀啄屋漏。所謂真藏獨見是也。胃謂生氣。脾謂死脈。蓋互文耳。夫脾胃者。一氣也。運化水穀。二者相隨爲用。故承上文以謂生之徒。二者爲之。死之徒。亦二者爲之。學者察諸此。應上所問。一脈變爲四時之答。

第十二難曰。脈有太過。實有不及。虛有陰陽相乘。脈將變之兆。有覆極陽。有盜極陰。有關四本。有

有格陽盛四倍何謂也七件脈名從內經中採攝來發問然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位

而浮過者遷於本位法曰太過減者減于本位下同法曰不及遂遷也下同上魚附爲盜直上之勢爲

外關內格。此陰乘_(陽位)之脈也。關以後_尺者。陰_(脈)之動也。脈當見一寸_位。

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直下之勢爲內。關外格此陽。

乘^{（陰位）}之脈也。故曰覆盜。是其真藏。無胃氣之脈。人不病而死也。

按此篇所問脈狀。曰太過。曰不及。曰陰陽相乘。曰覆。曰溢。曰關。曰格。以七有字。分七件答辭。唯言太過不及。

與覆溢以斷病死之分。其陰陽相乘及關格字。皆象所以爲覆溢之形。詳攷內經。曰溢陰溢陽。曰關陰格陽。

俱是人迎寸口四盛以上之脈。而陰陽亢極之名也。蓋在陰必曰關。在陽必曰格。而盜乃陰陽相通言之。獨

覆一脈。內經無所見。後世字脫耶。抑越人因溢脈對出耶。此未可知矣。蓋此篇覆溢者。卽內經所謂關格也。

此難所謂關格。乃謂陰陽相乘之病勢。字同而義異。或問。然則此篇關格字面。何如著落。曰。觀夫於溢脈。曰。

外關內格。覆脈亦曰內關外格。則知覆溢者。是卽真藏死脈。而外見此脈。則內亦有府藏互相關格之變矣。

素問曰。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可見關格不止脈名。故四明陳氏云。關者二便閉而不通。格者食飲拒而

不下。是也。後世方書中。有關格病。知覆盜是孤陰獨陽之脈名。而關格唯眎其陰陽失位之勢耳。然則以關格爲病名。蓋權輿於此篇者歟。

第十三難曰。脈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脈。一呼再至。曰平。舉三至。一息曰

離經。舊十四難得四至。一息曰奪精。病將甚五至。一息曰死。治難六至。二息曰命絕。死必此至之

脈也。何謂損。一呼一至。二息曰離經。再呼一至。一息曰奪精。三呼一至。一息半

曰死。四呼一至。二息曰命絕。此損之脈也。至脈。病從下。腎肝上。心肺損脈

從上。心肺下。肝腎也。

按至者進。損者退。所謂損至。即數遲之意也。第七難既言數遲。然彼專爲分藏府寒熱言之。此謂下部陰虛而陰中之陽升。爲至上部陽虛。而陽中之陰降。爲損。皆自漸至極之義也。離經奪精之解。滑註得之。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大義雖無殊。因脈動之多寡觀之。則有分界。蓋死與命絕。自有緩急之差。可知已。

損脈之爲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肺之合皮聚而毛落。候外二損。損於血

脈。心之合血脈虛少。不能榮五藏六府。邪肺三損。損於肌肉。脾之合肌肉消瘦。飲食

不能爲肌膚。候外四損。損於筋。肝之合筋緩不能自收持。候外五損。損於骨。腎之合

骨痿不能起於牀。候外反此者。至脈之病也。舊本於收二字誤從上。肺心下。肝腎者。骨

痿不能起於牀者死。從下。腎肝上。心肺者。皮聚而毛落者死。治損之法奈

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氣虛者宜升提損其心者調其榮衛。血氣者人損其脾者調其

飲食。適其寒溫。水穀由脾以營四藏損其肝者緩其中。養血損其腎者益其精。補之此治損

之法也。反此者至脈之治也

按此舉損病一例。以該至脈之病。皆各候其所主部分。以知何藏之爲病也。然損病始於皮聚。而終乎骨痿者。是順境而易知焉。至病自骨痿至皮聚。則是逆境難見。何者。損病皮聚者。得病之始。骨痿病極之候。今以損之極。爲至病之始。以損之始。爲至之終。滑註無明解。初學不得無疑。曹氏脈歌云。損脈之病。過三則死。至脈之病亦然。可謂得此難言外之意者。蓋所謂三者。指脾損。病過脾而下抵肝腎則死。至病亦過脾而上至心肺則死。然則治損至之大法。在病不及脾之前。可知矣。又按內經論氣血二虛。率主脾腎。難經舉肺與腎。明分氣血二因。而脾藏獨爲氣血二病之穀率者。以發經之餘蘊。肺曰益氣。肺主皮毛。所謂氣者。指外衛獨行者。經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是也。心曰調榮衛。心主血。輸諸經脈中。從營往來。謂之並行。衛氣亦心之化也。經曰。血氣者。人之神是也。周仲立衛字爲衍者。非也。脾曰調其飲食。適其寒溫。脾已有損。則胃中水穀難化。故調熟菜白粥。易化以與之。且適其好寒好溫情。莫強其所不好。爲前所謂飲食不能爲肌膚云爾。是治脾之要也。滑註。春夏食涼食寒等語。此平人養生之要也。而若病人有不好。則何以能爲與之。豈非強乎。肝曰緩其中。中者志也。禮云虛中。孟子云熱中。義與此同。皆指志言。肝志主怒也。緩者。以甘緩之。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是也。腎曰益其精。腎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經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

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

平脈

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

難脈

有一呼四至。一吸

四至。

華精

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

死脈

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

命絕

有一呼

一至。一吸一至。

難脈

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

華精

○舊本有呼吸再至五字。滑註以爲衍文。今削去。按第一節有三呼四呼之目。則于此節

似有所闕。然觀下文言再呼一至。曰無魂。當死。則於損病不歷三呼四呼之久而死者明也。

脈來如此。何以別知其病也。然脈來一呼

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無過不及。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為適得病。謂至脈

前寸大後尺小。即頭痛目眩。氣逆上。前小後大。即胸滿短氣。邪塞胸中。一呼四至。一吸

四至。病欲甚。謂至脈奪精。脈洪大者。苦煩滿。邪在上部。沈細者。腹中痛。邪在下部。滑者。傷熱。陽氣受病

瀉者。中霧露。陰血受病。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謂死脈。沈細夜加。倍。浮大晝

加。倍。不大不小。謂氣未竭。雖困可治。其有大小者。為難治。胃氣已絕。一呼六至。一吸六

至。為死脈也。命絕。沈細夜死。浮大晝死。以上謂至脈。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行尸。

舊本損字疑誤故削去此。人雖能行。猶當著牀。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所謂損下古經錯亂文理不屬

再呼一至。再吸一至。舊本此下有呼吸再至四字直削去。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謂損張奪精○舊本此下剩出人雖能行

名曰行尸八字疑是衍文

按此一說。滑氏曰。經絡血氣。為邪所中。自外得之證。而與上節言五藏病者稍異焉。以余觀之。則不然。何者。

前已言呼而不言吸。舉脈之動數。而不及形狀。是乃申明其義。而謂不大不小。前大後小。前小後大。及洪大

沈細滑瀉等類。皆審其脈狀者。可以見已。其所謂頭痛目眩。胸滿短氣。苦煩滿。腹中痛。及傷熱中霧露等證。

是乃舉其病態。昭昭乎明矣。若夫傷熱中霧露等症。蓋一時自外兼加者。而所謂內傷挾外感是也耳。五藏

之病。其根深。其發緩。曠日彌久。動涉歲月。非一朝一夕之謂也。故其間或有外邪觸冒。則脈從而變矣。滑氏

因其有外邪之病。而謂與前節異。幾乎粗已。蓋前所言。則五藏部分之病。而唯見其槩。此所言者。具述其詳。

一呼一至。名曰損。以下文理不屬。似有闕漏。故不可強解。今竊鑒括。姑畧其義云。

第十四難曰。經五篇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中止而不動。一藏無氣者。何藏也。然。

第十四難曰。經五篇

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

中止而不動

一藏無氣者。何藏也。然。